

曹禺戲劇集六

變蛇

變

蛻

禺

曹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七元八角

曹禺戲劇集
第六種
蛇 變

發行人 吳文林

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重慶路四一八號
漢口交通路四一八號

曹	禺	戲	劇	集
一、雷	共	八	種	
雨	二、日	三、原	四、北	
五、家	出	野	京	
	六、蛇	七、橋	人	
	變		八、曹禺獨幕劇集	

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初版

三十六年一月四版

蛻
變
四
幕
劇

人物

秦仲宜——××省立傷兵醫院院長，三十九歲。

「偽組織」——與秦院長姘識的婦人，年約二十八。

馬登科——醫院的庶務主任，秦院長外甥，年三十二歲。

况西堂——醫院的秘書，五十一歲。

况太太——况西堂妻，將近四十。

孔秋萍——醫院的錄事，二十九歲。

孔太太——孔秋萍妻，二十六七。

謝宗奮——醫院的公務員，年二十七。

龔靜儀——醫院的女職員，三十開外。

陳秉忠——醫院的司藥，三十四歲。

范興奎——醫院聽差，『偽組織』的遠親，三十五。

韓媽——『偽組織』的女僕，五十幾歲。

田奶媽——馬主任少爺的奶媽，二十幾歲。

河南傷兵——三十整。

丁大夫——自動加入後方醫院的女醫師，三十七歲。

丁昌——丁大夫之獨子，年十七。

胡醫官——醫院的醫官，三十四。

陸葳——醫院的女看護，十八歲。

夏霽如——醫院的女學習看護，纔十七。

梁公仰——視察專員，五十七歲。

小傷兵——十七整。

徐護士——改組後的醫院護士，二十八。

溫宗書——改組後的醫院副院長，三十二歲。

光行健——改組後的醫院職員，二十三歲。

朱強林——梁專員的勤務兵，十九。

梁公祥——梁專員的遠房哥哥，六十四。

李鐵川——負傷營長，三十四歲。

赫占奎——李營長的衛兵，四十五。

李有才——醫院僕役，三十歲。

張營副——李營長的營副，三十六歲。

護士甲

護士乙

時 間

第一幕 後方某小城，××省立傷兵醫院的臨時辦公室內。

——二十七年一月中旬，某日早八時左右。

第二幕 仍在前幕該醫院內，丁大夫的診斷室。

——同日，下午一時半。

第三幕 前綫的後方，某縣城內，改組後開赴前綫的××醫院內的一間堂屋。

——二十八年六月間。

第一場 端陽節前半月，某日晨九時。

第二場 端陽節日近晚八時。

第三場 翌日晨四時三刻。

第四幕 後方××大城，在某後方醫院的接待室內。

——二十九年四月某日上午十一時。

南京失守前數月，許多機關倉皇搬到後方來。於是一個省立的後方醫院，也隨着惶亂的人羣，奉命遷移到後方一個小城。院長，醫官，職員，差役都扶老攜幼，帶了他們所能搬運的箱子，櫃子，碗兒，罐兒，以及公文檔案，醫藥用品，輾轉流徙，逃到數千里外的一個異鄉。

縣城小，住屋難覓。在大城市住久了的職員家屬，乍到內地，生活非常不慣，就跟着醫院機關混在一道，同在當地一位大地主的舊宅內居住。後來傷兵又陸續開到，大家祇得讓出前院做爲病房。所以強在後院擠下的少數與院長有親舊關係的職員家屬，男女老小約有二三十人都壅在一座小樓裏，如同一個鐵悶罐頭鹹魚。

搬來幾將三整月了。剛到的時候，大家的情緒頗爲激昂，組織宣傳隊，訓練班，全院的人都精神抖擻，十分活躍。過了不久，上面的人開始和當地士紳往來密切，先僅僅打牌酗酒，後來便互相勾結，做國難生

意。主客相約『有難同當，有福同享。』於是在下面的也逐漸懈怠，習於苟且。久之全院的公務人員彷彿成了一座積滿塵垢的老鐘，起初祇是工作遲緩，以後便索性不動。

縣城地處偏僻，死氣沉沉，報紙半月纔能來一次，好不容易盼到了，又多半是令人氣短的軍事消息。而且交通不便，公事無從推動，因爾沮喪，失望的空氣，蔓延到全院。好的職員不過是情緒消沉，壞的就胡作非爲，瞞上欺下。

原來抗戰以前，院中行政上的一切設施，俱無一定的制度。到了現在，搬到這個窮鄉僻壤，『天高皇帝遠』，院裏更缺乏『守法』的精神。從院長起，他用人辦事但憑他自己一時的利害喜怒爲轉移；下屬會逢迎，得到他的信任，便可以任意越權，毫無忌憚；不得他的歡心的，就只能在院內混吃等死，甚至如果負起責任，反遭申斥。

公務員既無人勇於負責，官職的進退，也只好看院長的喜惡。一人的喜怒好惡本是捉摸不定的，（何況窺測長官心理的工作，已大有人搶）多數職員只好委委曲曲，噤若冬眠的蠶虫，凡事不問不聞，絕不作春天的指望。

在此地『法』既不能制濫私，勵廉潔，偏偏院長嘴裏時常談起法治精神，侈言『行政不該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。』而自己實施起來正是『行動自行動，法律自法律。』似乎在勞當權的人，止須說說了事，對於『負責』『守法』兩點，自己絕對無需以身作則，推己及人的。

抗戰只半年，在這個小小的病院裏，歷來行政機構的弱點，俱一一暴露出來，迫切等待政府毫不姑息地與以嚴厲的鞭策，糾正和改進。

這是嚴冬季節。在這個小城裏，纏纏綿綿落着令人厭惡的連陰雨。一連多少天不放晴，屋內也晾掛一件一件濕漉漉的衣裳。牆紙發霉，敗漆斑斕的舊木器也潮膩膩的，清晨八點鐘，小樓上還繼續響着清脆的竹牌聲，樓下辦公室闌無一人。由正中一排腐朽的雕花木窗望出，溟溟濛濛的天空斜吹一片清冷的烟雨。時爾風聲峭厲，疎落的枝極攢攢發抖，簷前一串雨滴墜珠似地急流下來。

說這是辦公室，確實也不十分像。竹製的檔案箱，四面亂堆，上放盆兒，罐兒，醬油瓶，洋鐵筒，汽車上的零件，還有晚上預備老范——辦公室的聽差——睡在此處用的鋪蓋捲，零零碎碎，針兒，帽兒以及各位

小少爺偶爾把辦公室當做「遊擊陣地」，遺忘在此處的玩具部櫃七豎八地陳列起來。書案上的公文表格，報告堆積如山，有幾疊蒙滿了塵土。時時隔壁傳來空屋彈棉花的聲音，單調而遲緩，有如一個衰弱的老人在嘆息。

其實這是一間穿堂屋，掀開左門（以舞台左右爲標準）的棉布簾進去，再步出直對的右門，邁上顛巍巍的樓梯，就可以走進院長的寢室，和其他少數職員家屬簇居一處的幾間木板屋。人們都好走這條避雨的穿堂路，固然小樓的交通並不單靠這條要道來維持。靠左門前釘起一條可以自由拉動的白幔帳，幔前放下由房東借來的半洋書桌和太師椅。那只是爲院長虛設辦公的地方，實際上的行政，多半在樓上院長的床邊私下交待。近左牆靠後是其他職員們的辦公桌椅，和對面窗前幾張竹製書案同湊來的木凳彷彿還能對觀。右門前側，倚着牆橫擺茶几靠椅。几上按放舊棉絮套好的茶壺一把，孤零零只有一隻碗配搭，其餘的散見在角落裏和書案上。

牆上掛了些醫院的統計表格和插信的藍布袋。在院長辦公桌之上，還懸了一張空襲中毒緊急救治療法的圖解，其失神敗色和院長桌上的一具破舊的病體模型，互爲輝映。總之，進到屋來令人感觸一種

棄爐，散漫，擁擠，雜亂，以至於荒唐的印象。尤其刺目的是橫在眼前，兩根竹竿上五顏六色的女人的換洗衣裳和絲襪子。

雨在落。隔壁房東家裏一直不停地彈着棉花，遠遠彷彿有人在咳嗽。

輕悄悄右門外掀起棉簾，緩緩踱進來孔秋萍——一個專司抄寫的小職員。孔先生生來一副單薄相，身材矮小，翹鼻孔，吊眉毛，蒼白瘦削的臉，生着微微的鬚鬚，穿一件恰合身量的綢面棉袍，衣領部有些污損，白襯衣袖翻轉來也黑糊糊的。他脚下淡青薄呢鞋，上面絲緞帶扎緊了腿，手裏提着一雙由大城市帶來的套鞋。雖然是個逼近三十歲的人，臉皮依然光嫵嫵的，藏滿污垢的頭髮，塗了膏蠟，依稀留得昔日一點花花公子的風韻。他的妻室是一位家道中落而善於用錢的舊式小姐，頗鄙薄他潦倒以後的萎縮模樣，以是二人相互不滿，常起勃谿。孔先生頗好吹噓，喜臧否人物，話多是非也多。陰雨天常聽見他在辦公室裏高談闊論，不能自己，時而說溜了嘴，便莫明其妙地吹得天花亂墜，圖個嘴頭快活。在坐同僚有時唯唯否否，有時却故意挑引，拿他湊趣。孔先生照例視為得意，不以為忤。於是最近馬主任——一個以幹練自命的院長親戚——忽然叫他做「屁」。但這個綽號他恨之入骨。平日他就因懼人卑

視，時常故作不凡，現在怎能任人當面稱他是個無足輕重的『屁』呢？他認為他的上司馬主任有意在侮辱他。

他放下傘，掛好呢帽，在檔案箱上騰開一塊淨地，把雨鞋放好。他搓搓手，啊出一口乳白的寒氣。他立刻到院長桌上找尋簽到簿，但是不見。他四面翻了一翻，也毫無蹤影。

孔（孔秋萍簡稱）范興奎，簽到簿子呢？（無人應，他走到右門口）范興奎。（了

無反響。從樓上傳來一陣清脆的脾聲，他仰頭靜聽，忽然想起，匆忙踱到左門口，掀起簾子，伸頭上望——不覺低低地）喂，范興奎，（仍無回應，有些煩惡，高聲）

范興奎！醒醒！

外面（在樓上含糊應聲）嗯。（不見動靜）

孔（大氣）范興奎！

外面（煩煩地）幹什麼？

孔 簽到簿子呢？

外面 在桌上。

孔（忙回來找）哪兒有？

外面（不耐煩）在桌上！

孔（轉身昂首）桌上？哪兒？

【無回應——忽然聽見樓梯上一陣由遠而近的急步聲，忿忿地走進來范興奎。

【范興奎約有三十五歲，四方臉，薄嘴脣，總似在冷笑的眼神，無時不在保持他的沉穩而矜持的大衙門的號房的派頭。他的身材高大，肥肚皮微微挺出來，和孔秋萍站在一道，彷彿他鼻孔裏只輕藐地哼一聲，就有把這個不足輕重的『屁』吹得無影無蹤的氣勢。他是『院長夫人』的遠親，穿一身院長發胖時期的而現在不再穿了的舊灰氅袍，改得不十分合體。

范（旁若無人，進門便找）說在桌子上呢！（忽然在院長桌上找着一冊亂賬本似的東西遞給他）這不是？

孔（似乎自己找的時候並沒有望清楚，這時看見有字迹亂塗在上面）『人之

初，性本善，上大人，孔……』（冷冷望着他，忽把本子遞回來）這不是？

范（不肯拿，強辯）那麼，這是——

孔這不知是哪位少爺的習字本，丟在這兒了。

范（不肯認錯）可是明明這本子外面——

孔（奚落他）本子外面誰說不一樣？就是裏面不大對。

范（一句話也不說，從孔手裏奪回本子，又四處翻起來）

孔（跟在後面，絮絮叨叨）你看，哪兒有？哪兒有？

范（彷彿屋裏沒有第二個人，自言自語地）這倒怪，昨天晚上我從樓上院長房

裏拿下來，明明放在這兒的。

孔（鼻孔裏哼出一道冷氣）哼，就不見了，就不——（忽然發覺范伸起腰來停

住手，頗以爲他一定再有什麼巧詞來狡辯，誰知——）

范（抬頭望望他，鼻孔裏也哼出一道冷氣，理也不理他，走出左門）